

# 根的

魔

方

陈章汉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峽文艺出版社

# 根的 魔 方

陈章汉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HAI XIAI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海峡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根的魔方/陈章汉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80719-988-5

I. ①根…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  
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5728 号

## 根的魔方

---

作 者 陈章汉

责任编辑 谢 曦

编辑助理 刘 炘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 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力人彩印有限公司 邮 编 350003

厂 址 福州市鼓楼区福飞路义井村池前 10 号鼓东工业小区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18.25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19-988-5

定 价 39.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 序

陈章武 ||

章汉的书稿搁在我的案头很久了，但我答应为他写的序却迟迟未敢动笔。忙，忙于装修，忙于搬家，忙于当外公，忙于为自己的一部书稿作最后的润色，自然是一大原因，但真正让我感到为难的倒是：这序很重要，但却不好写。说它重要，因为这是章汉近20年来散文随笔作品的总汇，是从长长短短两三百篇，洋洋洒洒五六十万言中精选出来的，分量之重，不言而喻。说它难写，因为章汉毕竟是我的同胞兄弟，倚轻倚重，说好说坏，都难免有悖“为亲者讳”的古训，分寸感难以把握。

但章汉对此却毫无顾忌，始终认为我是作序的最佳人选，因为我对他太了解了，毕竟同父同母同根所生，甘苦同尝荣辱与共走过了大半辈子，且从来没红过一次脸，吵过一次架，手足情深，血浓于水。

即此一端，也可以看出我和章汉在个性上极大的差异。一事当前，他总是往最好的方面去想象、去努力，乐观、豪迈，充满自信，在勇往直前中让生命之火充分燃烧，尽管他的理想有时也会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而我总是把困难估计得过于严重，瞻前顾后，犹豫彷徨，从而错失了许多转瞬即逝的良机，自我扼杀了一些本可加以发掘的潜能。

比如，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逼得父亲不得不挥泪告别教坛，返乡牧羊，每天在山坡上默数小羊，就像他当年在教室里为小学生点名一样。受其株连，我这全省文科“高考状元”上不了重点大学，毕业时想读研究生也不敢报名，而“年少不知愁”的章汉，居然兴致勃勃地参加体检，梦想投笔从戎，当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结果当然是事与愿违，落得个“政审不合格”的下场。此后，他种过田，晒过盐，收购过蘑菇，当过罐头厂的车床工等，照理说吃的苦比我多，走的路比我曲折，但我老是夹

着尾巴做人，与世无争，他却始终锋芒毕露，哪怕返乡务农，在秧田里插秧，也要插出全村最直的秧行来，以此显示他完全有能力出人头地。

又比如，同样以散文为文学创作的起跑线，我一辈子只在这一亩三分地上精耕细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管其年景如何不好，收获如何微薄，也不管别人的地上如何姹紫嫣红、热火朝天，我目不斜视，从不旁鹜。但章汉却不愿在同一棵树上吊死，他虽然因在同安出生而得了个乳名叫“安生”，但似乎从来也不肯“安分守己”，总喜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20世纪90年代初，他的第一本散文集《人生的履痕》出版之后，又一批散文新作陆续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其中，《跳跳鱼钻豆腐》一文在《散文》月刊上刊载后，还得到著名电影演员达式常先生的青睐，声情并茂地为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朗诵播放。正当捷报频传、势头看好，我满怀信心期待他乘胜前进，拿出更为出色的第二本散文集时，不料，他却突然改弦易辙写起了长篇报告文学，一写就是几年，几乎把原先的散文创作优势全放弃了。待这部长达30万字的《江口风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成功举办研讨会之后，他又突然迷上了儿童文学，一口气写出99篇成系列的儿童文学作品，并结集为《童年真好》一书，把自己童年时代的“趣事、羞事、蠢事”一股脑儿兜了出来，在全省各地签名售书时，受到小读者及家长和老师们的普遍欢迎。以至于该书连续加印两次，总印数突破一万大关。然而，就在这好评如潮声中，他又“移情别恋”，一会儿写起歌词，一会儿摆弄起电视纪录片的文学脚本。他虽不是美学家，却举重若轻，鼓捣出一部《美感百题》，得到美学界泰斗王朝闻先生的肯定；他虽不是文字学家，却又歪打正着，炮制出一部《说字写文》，还得到北大名教授谢冕先生的嘉许。至于逢年过节，我一向对热闹场合避之唯恐不及，他却像演艺界大腕一般到处

赶场，又唱又跳又朗诵又当节目主持人，甚至不惜学鸡鸣狗吠逗人取乐且乐在其中。难怪朋友们尽往他家跑，因为他常常能给大家带来轻松、快乐与欢笑，尽管其中很多人也是我的好朋友。他们批评我为人太端正了，就像写在方格稿纸上的楷书，一笔不苟，而章汉却是率性为之的行书和草书，尽可伸胳膊蹬腿、拳打脚踢，有趣，痛快！

说起书法，据章汉回忆，他是在小时候有一次看见我用毛笔字书写家书，信封上的隶书尤为让他羡慕，这才萌生了他对书法的兴趣和爱好。如今，我笔墨荒废已久，从不敢在人前胡乱涂鸦，他却舞文与弄墨并举，一跃成为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其作品，尽管十之八九是自费笔墨纸张替人白写的，但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的有偿服务，其润笔费，也大大超过我那广种薄收的散文稿费，以至于我后来购房装修，都不能不仰仗他慷慨解囊、鼎力相助。

他每次破门而出、另起炉灶，我都免不了要给他泼点冷水。他呢？出于对兄长的尊重和礼貌，总是虚心接受而坚决不改。也许，在他看来，我的执著与坚守，淡泊与沉稳，很可能是保守，是迂腐，是作茧自缚，在故步自封。同样，他的多才多艺，求新求变，在我看来，又难免会分散精力，浪费才华。好在他学什么像什么，且往往很快便能捧回一大堆奖状奖杯之类，使我在惊愕之余，又不能不心悦诚服。

但毕竟，章汉的诸多文体创作实践，都还得益于他散文写作的功底，况且，随笔、杂文、报告文学等等，原本也都属于广义的大散文范畴，只不过它们后来各自强大了，这才在文学体裁分类学上独立门户，与狭义的散文隔邻而居罢了。本书取名《根的魔方》，本意是喻指家庭、家族、家乡的亲情，犹如盘根错节，不断向四面八方延伸，在我看来，也有点像章汉的作品，把散文这

条根，长长地伸进其他文体，犹如魔方一般，在急速的旋转中，让不同的块面闪射出不同的色泽与光彩。其中，就散文作品而言，他继续保持并发扬以往的特色，以带有自传性质的记叙为主，抒写有关童年与少年，有关亲情、爱情与乡情的情感波澜，“酸楚与欢愉同发，苦涩与甘甜杂呈，是一曲曲忧欢交替的心弦独奏，更是一篇篇字里行间洋溢着真情挚意的美文”。（曾焕鹏：《联袂攀文山 双辉映艺苑——略评章武章汉的散文》）与此同时，我还注意到他写出了另一组超越原有题材、颇具特色的人物散文，如《白色联》、《笑的哲人》、《公家的舅舅》等。其中的《白色联》一文，把镜头对准农村中的弱势群体，写出了“番薯仔”这个人物在长期政治斗争中被扭曲的性格以及不曾泯灭的善良本性，但却被时代的发展所无情抛弃的悲惨命运，这在当时的文坛上，可谓空谷传音，难能可贵。

当然，在本书中，随笔与杂文的数量大大超过他的散文。其中，也包括1992~1995年间，我俩联手在《福州晚报》和《湄洲日报》先后推出《骥斋随笔》专栏时的作品。当时，我俩就像章汉在《庠水》一文中所写的那样，两人一左一右，共拉一个庠桶，从山潭里庠水浇田，每周一文，轮番上阵，不亦乐乎。兄弟俩共同的家庭出身和文化背景，共同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评判标准，使我们的作品在选材和立意上比较接近，而不同的审美意趣和个性的差异又在文风上拉开了彼此的距离。但无论如何，兄弟俩同台亮相，演出一圈圈“二人转”，倒也瑕瑜互见，相映成趣。在我看来，论章法的严谨、内容的厚实、分寸的把握，他可能稍逊于我；论思维的敏锐、文笔的俏皮与泼辣，我则远不如他。记得专栏刚结束，就有论者曰：“章汉的文章，随意多了，但他才华横溢，笔致灵动，善于化腐朽为神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尽管有些文章思想内

容不如章武的厚实，个别地方还有点横逸斜出，但可读性一点也不比章武的差。”（鞭驥：《以文載道 各臻其妙——“驥齋隨筆”摭談》）

此后，“兄弟不下馬，各自奔前程”，我全力投入山水遊記寫作，他則在四面出擊之余，不時殺個回馬槍，寫點雜文隨筆，于調侃與幽默中仍然保持着針砭時弊、匡正世風的勇氣與銳氣。其間，他還以《紅藍墨水》為總題，写出了編輯手記15則，道盡“為他人作嫁衣裳”的種種甘苦。他還在《福建日報》“讀書”專版上開過一陣子《驥齋書話》專欄，為讀者奉獻出10多篇讀書隨筆，濃濃淡淡的書卷氣，多少為他增添了學人的儒雅風度。在圖文暢銷的今天，章漢還為一些大型畫冊如《冰心愛典》等撰寫配文，自然又得另換一副筆墨，于是搖身一變，他又成為多情的詩人了。至于書中獨立一卷的序跋文，其數量之多、涉獵之廣，則體現出他對壯大文藝隊伍的耿耿忠心以及為朋友兩肋插刀的俠肝與義膽。

近几年，由于旅游业的勃兴和城市文化景观建设的需要，他屡次奉命写赋，《閩都賦》、《鼓山賦》、《馬江賦》、《長樂賦》，便是他嘔心瀝血的結晶。他的賦氣勢磅礴，文采飛揚，音韻鏗鏘，朗朗上口，頗得社會各界好評，以至于北京有人戲稱章漢的賦為“漢賦”，連萬里之遙的甘肅河西走廊也有慕名前來求賦者。對此，我在贊賞之余，也勸他趕緊見好就收，切不可寫得過多過濫。畢竟，賦在形式上的嚴格要求使它在內容上受到很大的限制，而散文的出現，最早便源于對韻文與駢文的反動，古人好不容易才打破押韻、平仄和對仗的桎梏，作為散文家的章漢，何必還要在今天重新戴上這些鐐銬跳舞呢！何況，賦往往還要鐫刻在石頭上，它要經得住時間的考驗與後人的評說，其中難免会有一些非文學因素在起作用。這回他倒也听话，除上峰指派的任务

外，能推则推，若与商业活动有关的邀请，哪怕一赋万金，他也尽力婉辞了。

文学之路，是一条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的路，一条鲜花与荆棘并存且往往荆棘多于鲜花的路，又是一条充满无情竞争、淘汰率极高、往往行百里者半九十的路。在这条漫漫长途上，我和章汉之间，既是亲兄弟、好伙伴和同盟军，但同时，也是一对战略竞争对手。过去，他自认为一直在追赶我的背影，如今，我又常常听见他的脚步声从我身边窜了过去。所庆幸的是，我俩从没停下各自的脚步，对生活的热爱伴随着对文学和艺术的热爱始终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只不过我所追求的目标比较单纯，充其量不过是一名单项运动员，而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是一名多项全能运动员。在公众场合，过去，他刚出道时，人们总是介绍道“章汉，是章武的弟弟”，如今，人们常常倒过来介绍道“章武，是章汉的哥哥”，足见章武老矣，而章汉依然年轻，尽管他只比我小五岁而已。

信笔写来，这篇序文已经颇有一些篇幅了。文如其人，我之所以写了许多有关章汉人生经历的往事，无非是想为读者在阅读本书时提供一些类似于“相关链接”的背景资料。至于作品本身的成败得失、优劣功过，相信读者见山见水、见仁见智，自有高明的评判，也就无需我多加饶舌了。是为序。

2004年中秋—国庆佳节  
榕城，金山，新骥斋

# 目录

CONTENTS

## ◎ 村头村尾

- 古道弯弯 /3  
如烟三题 /6  
龙潭水漂漂 /12  
跳跳鱼钻豆腐 /15  
海涂拾趣 /20  
探海纪事 /24  
海恋 /27  
白色联 /30  
庠水 /36  
隆盛小铺 /38  
“根”的魔方 /40  
俗美在乡 /43  
“贼”二章 /46  
兴化湾旧事 /50  
村声 /56  
小村故事多 /59  
悲欢离合莆仙女 /63

◎ 门里门外

- 小湾风水 /73  
记忆之楫 /76  
断鸿声里 /77  
“后井”杂忆 /81  
借钱日子 /84  
我家的“小皇帝”是“黑人” /87  
美丽的牵挂 /101  
陪考记 /105  
宝盖头下 /108  
空巢日子 /110  
“开笔”小记 /118  
爱吃圆子 /120  
结婚那一天 /123  
女儿是校友 /126  
住院手记 /129  
我家四代女 /132  
拐杖 /139  
补充风流 /142  
预支作家 /145  
公家的舅舅 /147

## ◎ 灯下砚边

- 龙眼花开 /153  
于山上的菊花 /156  
肩火 /159  
关窗偶想 /160  
生活的馈赠 /163  
未名沟的随想 /166  
“安全感”异议 /169  
佛名的启示 /172  
脑袋错位种种 /174  
“石敢当” /177  
戒烟杂说 /180  
关于鼻子等等 /183  
为“不闻鸡”解嘲 /186  
人择 /188  
笑的哲人 /190  
业余生日 /193  
书桌情结 /196  
学会“侃自己” /199  
出门日子 /201  
错过 /204

球迷罗汉 /207

牛担 /210

“不求人” /212

补鼎 /213

为脚说话 /215

趣说本命年 /219

痛极无痛 /221

记否薯味 /223

想起磨磨 /225

想起陈善分海 /228

永远的圣殿 /230

《童年真好》后记 /234

旧鞋之恋 /236

世纪之“跤” /239

流浪球迷 /242

最后的摆渡 /244

重温激情 /247

漫话骥斋 /250

台湾行十日手札 /258

附录 打赤脚上路——陈章汉《人生的履痕》读后 /俞元桂 /280

村头  
村尾





## 古道弯弯

### 一

离东海兴化湾三四里地，横亘着一列长长的山脉，如一群善良的水牛，顺着海岸线的走向，依次卧在那儿小憩。

山的那一面，有我可爱的故乡。沿柏油公路绕个圈可直抵家门。可我每次出入，总喜欢从这“牛背”上爬上爬下；有时还特意脱下鞋子，光着脚丫，一路“噼噼啪啪”尽兴蹬踏，像跟谁逗着玩儿似的。

脚下，是条不规则的石头路。瞧那不同颜色的石块块，是女娲补天的下脚料不是？而那光洁照人的石面，一准是老祖母脚板磨出来的。要不，每踩上一步，怎会觉得脚底痒痒，感受到一种沁心的温热呢？

儿时，祖母常挑着我打这儿出山。一只箩装着黑溜溜的木炭，另一只箩装着傻愣愣的我。木炭，带给在海滨教书的妈妈晚上烤脚。我带给妈妈做什么？不晓得。

妈妈真忙：教海姑娘打腰鼓、扭秧歌；教大孩儿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见着我，一把抱起来，亲亲额头，拍拍脚丫，尔后又将我放回箩去，眼睛湿湿的，不知怎么了？

我可不哭。觉得这样来回晃荡挺舒服。怎知道：古道弯弯，担着几代人的心……

### 二

古道边亮着的，是一眼清冽的山泉。

说不清是哪一代开始称它“水头镜”了。只记得姑姑们提着海鲜回山敬二老，婶婶们兜着果子出山走娘家，每经过这里，总要驻足泉边，伸伸脖子、探探脑袋。那时我还小，猜不准她们在找寻什么。轮到大姐姐也红着脸在泉边探

头探脑的时候，我关心的已是：水中有没有毛蟹？

妈妈说是回来看我们，怎么带回那么多学生的作业？也好。我悄悄换上妈妈的蓝色回力鞋，拉妹妹一道溜到“水头镜”捉毛蟹去——妈妈很久没吃上这玩意儿呀。

真气人，毛蟹老躲在石缝里不敢露面。天暗下来，我们点燃松明子，耐着性子蹲在泉边候着，不一会儿，果见一只毛蟹幽灵似的爬到水草上头，一对毛茸茸的大螯像两把贼亮的剪刀，旁若无人地挥舞着。如镜如锦的水面被剪破了，揉皱了。我不由得一惊，忽然记起：它便是“法海”。它捣碎这面宝镜安的什么心！

我忍不住一脚踏进水中……“法海”逮到了，可松明子灭了，回力鞋湿了，妹妹也哭了。我却只是乐，一手紧紧捏住毛蟹，一手将妹妹扶到背上，赤着脚丫摸黑往回跑。一路上不住地念着：不哭不哭，“水头镜”永远亮着哩。长大后想嫁到山外去吗？我还陪你来。歇个脚，照照镜，看你红红的脸、红红的眼，像姑姑不？像姐姐不？……

古道弯弯，牵着几代人的情丝。

### 三

又见着那棵龙眼树了！

哦，树干斑驳多筋，像老人的脖颈；树梢疏疏落落，开始谢顶。蹭蹭的岁月在它身上留下太重的沉疴，不知它晚景可好？

我想起了叔公。他自小时在这树下摔断了右臂，便恋上这棵龙眼树了——说它就是自己的一条胳膊，失望和希望一并举在了空中……

每回从树旁经过，总见他守着红泥小火炉，用树上理下的陈枝烧水泡茶，笑咧咧地招呼过往行人：“龙骨烧的咧……喝一杯手脚灵便！”

来树下小坐，他会不住地拍着树头叨叨：别轻贱了它，锯下来制成镜框，镶列祖列宗的画像，经百载不蛀蠹变形；要是雕成观世音或弥勒佛，不贴金不打漆，单那龙血一般的本色，就够神的呐……

话虽这么说，谁也别想动这棵“生命树”。烧炭炼铁那阵，有人扛来大锯，却见这老头儿颤颤地伸出左手的中指和食指，冷生生地吼道：“来吧来